

太原府志卷五十五

藝文四

見齊

韓陵山碑記

溫子昇

昔晉文尊周蹟宣於踐土齊桓伯世威著於召陵蓋道冠諸侯勲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消沉荒涼磨滅立談者空知其名遭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紀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爾朱氏旣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殞珪人物旣盡頭會箕歛杼杓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唯幾成務標格千仞巖崖萬里運鼎阿於襟抱

納山岳於胸懷擁元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噴
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壯士凜以爭先義夫憤而
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
墜高崖碾碾磕磕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
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栢舉新兵之退自
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
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
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悉萃鳴玉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
止翔鳳紛以相歡飛龍宛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
地淪於積水固已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宋

并州新修廟學記

韓琦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
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
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爲人君
爲人臣爲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
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家
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
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
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
德而社稷莫加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
又孰加焉唯郡縣首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
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
帝平僞劉一天下壞太原古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

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不及遠不知并據都會
異日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苟簡
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
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卽廟建學得賜田
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歷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
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
員寢廣至堦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
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
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遑
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叅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
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寶
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鈐轄張僎古侍

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撤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眈然而雄眸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雘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爲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

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月日記

重廣水利記

公秉良弼

難老泉源晉祠下支行股引東走平陸十分之以溉民土倍加於昔者前大夫陳君所爲也嘉祐四年鄰水興天下爭言灌溉事獨此方民浮說意以水增賦雖田被其流悉不肯疏之爲用止舊溉田一百餘夫而已迄五年夏民益不勸君來飭府禁敢有浮說罔人者置之法民始釋然從

事惟君命於是浚其源爲十分穴廟垣以出其七分循石絃而南行一分半面奉聖院折而微東以入於郭村又一分湊石橋下以入於晉祠村又支者爲半分東南以入於陸堡河其正東以入於賢輔等鄉者特七分之四其三分循石絃而北通聖母池轉驛廳左以入於太原改城由故城至郭村凡水之所行一鄉五村民悉附水爲溝激而引之漫然於塍隴間各有先後無不周者已而皆會於汾河其溉田以稻數計之得二百二十一夫餘七十畝合前爲三百三十四夫五十九畝三分有奇碾磴之具鱗次而動以屋計之得一十二區有利於民而自以爲事故不趨不期而其成也不日於是晉水之利無復有遺倍加於昔矣公乘良弼至太谷三月平晉尉郭京以書暨圖來曰是役

也我輩爲佐吏其疏通灌引觀君之心所謂勤且日益者
今代吏民德之若思父母然皆願有記乞書之以示不朽
余謂興利除害乃縣令事固足爲陳君記然世之利遺民
間十中八九或任其事興之則無一二不獨令也西門豹
古人之磊然者漳水行鄴旁猶不知用故史起陋之以爲
未盡仁智推是言則君之不輕一舉能仁其事卓然如此
求之古今豈簿書鞭撻目前一時效耶是宜書以彰於後
人君名知白故相國文惠公之孫也

晉城縣令題名記

程灝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
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
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

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牧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書者率纒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以傳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卽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三矣儻後人之所至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托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

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
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
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爾來
者請嗣書其次

重修昌寧公廟碑記

失名

大鹵隩區禹貢冀州之域有虞畫疆封野置十二牧并居
一焉朝家削平僭壘徙治唐明慎擇人實艱其材非皇僚
碩望莫預茲選故有綏邊之畧幹劇之能者始繇嘉靖矣
迨於六十載時稱得人昌寧公卽金天氏之遐裔世長水
官通汾洮障大澤而能似續其業以處太原春秋左氏紀
之詳矣在昔建祠居澤之陽淵淳神瀆洪波浩渺蒲葦蕃
鱸魚鳥遊泳戶田生聚賴其遺利或水潦作沴一時缺雨

府帥以牲幣崇之必如響應之驗及天有六氣晦明生瘳
編氓以豚蹄祀之多獲勿藥之喜故晉陽境中博詢羣祀
最越前古晉天福中始有封公之號著於地志冬官貳卿
李公輒自樞密來牧是邦以敏識周通宏才博洽一之日
舉其條教二之日除其寇攘三之日訪其疾苦四之日抑
其權豪明足以照奸惠足以美俗清素可以軌物端慤可
以律人崇禮讓以化下秉公正以御物吏胥累息而祇役
民人安堵而受賜庶務修舉千里億寧豐楙之歲旣名繆
戾之氣不作然後恢闡橫全施文教化明練師律備武經
也樹藝五穀劬農功也導達溝瀆豐財利也慰薦廉能以
進賢也招延雋異以禮士也期月之內報政軍府園土彌
歲鞠爲輿草逮天恩肆靑獄無累繫惟率吏拜詔而已止

以勞軍壁迂使輅爲務公一日班春在侯刺舉列城歷遊
境內謁欵靈府目堂宇庠廂像設昏翳憮然興嘆弗怡者
久之諭僚屬曰夫聖人之制布在方策澤施於民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非此五者不在祀典昌
寧公生則以勞定國歿則能禦大災千禩而下英風不泯
雖飾廟貌多歷年所蕪廢已甚人將安仰蒯良所館猶一
日必葺矧清潔告虔之地棟宇摧侈風雨弗蔽欲邀福於
生民耶爰削需心特申諭旨乃命清源尹薛宗孺總領役
事平晉簿閭煥躬督之由是料版築度財用涓吉日集庶
功一毫之費仰給於長官千功之作樂推於庶士無擾民
力無奪農時無伐林麓無煩撲杖經始於啟蟄落成於小
滿儀容儼然夏屋輪焉庭圮殖殖寢廟奕奕鼎新制度粲

如神化皆出於公之精力也議者謂公宣揚中外鬱然時
望匪敢以獄市爲寄入參柄政致君如堯舜躋民於仁壽
則是祠也遐邇乞靈懷我夙愛樂章以歌之鼎銘以識之
流芳徽於不朽矣凡作正殿並東西兩廡高扉前啟危亭
中峙復設廳事於後爲待賓之所舉其成屋八十有二楹
乃俾刻石紀事辱公齒眷不敢固辭昔孔融以甄子孝聞
配享邑社劉涓以太伯廟毀遽修衡宇垂諸信史播厥清
芳有以見英雄歲事古今一致惟公久次授方面之重寄
爲王國之藩屏推本俗尚深燭治體氓庶安其業頌聲載
乎路髓髀游刃之餘以興利革弊爲己任頃出守潭繕完
傳置今狀元紫微宋公爲之記邇來坐鎮并土營構林亭
復令嗣令內翰述其事二賢鴻筆時稱後來之燕許僕閱

其文則神氣殫輒露蚩鄙用副指令媿禱味華固不能徵
公之茂勛休德姑以直一書其事謹而目之云爾
金

太原府學文廟記

趙 灝

自虞夏殷周設國學之法以養天下士取以備百執事之
選故能宰相治功漢魏以降學校聿興而名士輩出然則
取士雖不一塗而學校得人爲多故天下不可一日無學
校也信矣太原自周秦隋唐以來控扼西北皆爲重鎮分
虎符者例皆修障隨簡戈矛以捍患禦侮爲事何暇議學
校乎我皇朝應天順人蕩海平嶽教燭窮奧威震荒遐六
七十年間無大吠之警今之太原遂爲內地府舊有學離
兵革之後蕩毀無餘至天會九年耶律公資讓來帥遼耶

歎館弗修但取故官舍餘材以成之正隆初完顏宗憲爲
尹稍加繕完大定丙午張公子衍爲亞尹楊公伯元爲漕
貳二公以殿宇卑隘立建賢堂於兩廡間制度蓋未廣也
聖上嗣服大政宗儒尙文明昌二年以前中都路都轉運
使張公大節出尹太原太原於公爲鄉郡故尤以宣布教
條淬勵風俗爲己任始至首謁先師見其棟宇卑陋階廡
狹籍喟然歎曰是足以上副皇朝右文之意乎乃量功命
曰撤故就新始自大殿重加整飾周以翠甍華而不侈考
禮爲宜因中門兩翼構爲外舍各三楹分六齋又建大堂
於賢堂之南儼雅清潔望之生敬故講堂去殿不數步無
階陛可以升降闔翳迫隘不堪其陋今北選二十步有奇
隆基三尺餘高壯偉麗與大殿相輝映復構屋十楹左右

爲齋十六稍南又各建六楹分八齋及外齋總三十楹講堂之後提學教授正錄之位序咸在焉講堂談經既有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矣飲食有庖祭祀有器秀茂之士其至如歸公乃詣學召集諸生諄諄勸誘不啻如賢父兄之切至也是年登龍飛榜者學籍凡七人翰林應奉王澤首冠多士先是公持橫海節亦時修飾學宮督課儒業學生徐戕是舉遂魁天下并滄皆古名鎮以學校之廢故人無登科者一旦興學二人繼成大名則知張公教養之勤豈非其效驗耶嗚呼農夫耕腴其獲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今夫巍冠博帶廣袂之衣傲然遊其中者雖有瑰傑之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將何獲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今貢舉之

法既取詩賦以振天下英雄之氣又談經義以傳先哲淵源之學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疎者望而不敢進其所以籠天下之俊逸無所遺矣士生此時可謂厚幸諸生業精於勤他日登巍科行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卿相者足以爲張公之榮矣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情望洋而歎自崖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勵俗皆張公之罪人也乃叙其梗槩以告來者使勉於學以副張公責望之意

元

重修汾東王廟記

戈 毅

書於望秩於山川祀之有品秩所以報功崇德正人心實國家之大事聖王之所重也是以天子然後祀天地諸侯